典读 党史

超出文艺谈文艺

——《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十一）

阎晶明

之前的专栏文章里，已经不止一次谈到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即以小见大，管中窥豹，见常人所未见，常常是超出书本谈书，超出文艺范围谈文艺问题。而且也举了好几个例证。比如对鲁迅“孺子牛”诗句的意义放大，对《红楼梦》里林黛玉“东风”“西风”说的当代借用，等等。这里不妨再谈一例。

阎晶明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接到来自中央的一项任务，从我国古代笔记小说里编选成书，出版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时任所长何其芳同时担当了为这本书作序的任务。这本书最终于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本从古代笔记小说里摘录出来的故事书，总字数不过几万字，却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通过《毛泽东年谱》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读书普遍较少的情形，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干部中提倡读书，许多重要的政治会议上，经常会把我国古代诗词、戏曲剧本等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与会者，让他们在阅读中提高素养、启发工作。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要作为干部读物下发的。参与本书的编选、注释工作的成员，包括了余冠英、陈友琴等国内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何其芳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和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于“不怕鬼”的编选目的，应该也会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他所写的序言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改定的，毛泽东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论述，而这些论述，并不只是在文学层面力求精准，更是在“不怕鬼”的含义上加以提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高站位，尤其是政治站位。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同胡乔木、何其芳等谈话，对何其芳所作的序提出了修改意见。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点，如何在战术上重视打鬼。可以说是从战略的高度谈了战术的问题。本月23日，毛泽东审阅何其芳报送的按照1月4日所谈意见做了修改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这一次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主要是做了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又加写了一大段话：“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他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可以说，把我国古代笔记里不怕鬼的故事编辑成书，用于指导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是东西方较量，把帝国主义比喻为妖魔鬼怪，这恐怕是何其芳还需要再加以学习和认识的高度。在当天下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何其芳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用意：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结合上面的背景，我们今天再来读这篇序，从文体上讲，会有一种明显的“合写”感觉，一种潜在的“对话”氛围。仿佛一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在讲不怕鬼的故事，另一位文学素养极深的政治家在告诉他，这些故事在今天具有怎样的认识价值、比喻色彩以及现实意义。笔记小说是“野史”，从史学的角度当然是不足为信的，更不用说是讲鬼的故事。但把它们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武器来用时，又具有某种奇妙的意味。

毛泽东还很快为这篇序言作了批示，要求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指出，“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这一翻译要求用意很明显，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态度，而不简单是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情况时指出：“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越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

“越怕鬼，就越有鬼”，这的确也是中国古代“不怕鬼”故事比较集中的主题，也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以及鲜明态度的表达，真可谓意味深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评序 专栏

复调的审美品格

——庞井君《黑夜之美》读后

凸 凹

《黑夜之美》 庞井君 著

庞井君与我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有切近的生活经历、时代际遇和观察视界，因此，他的散文读来特别亲切，能让人沉浸，有殊强的代入感和在场感，便读得仔细，有颇多的感受。

作者的来路是乡土的，晋身是学院的，阅世是社会的。所以他的文章风貌，是在感性和理性、书象与世象之间。

因为出身于底层的乡土，有贫蹇与辛酸的记忆，便有了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根性的情感，落笔便朴实厚道，不忍写浮漂的文字。处处贴近土地，呈现感同身受的经验，既不炫技，也不高高在上，一字一句娓娓道来，自自然然托出生活的逻辑和生活的道理，便都是受用的东西。这一点，庞井君有叶圣陶、夏丏尊等那一代写家的风致，追求的是“质胜于文”的境界。这从他的《父亲的力量》《哀老五》《儿时的春节》和《小溪流过我的童年》等篇什中可以看到。

他写乡土的散文，不留恋于乡土表面，而是进入土地内部，又探寻又勾画，便让我们看到：乡土的贫穷，正是人性富有之基；乡土的卑贱，正是人格高贵之据——这是作者日后健全的心智、坚定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向上的品格所生成的理由。他这书写，进一步验证了我的一个认识：乡土是神圣的，它是人生的起点、人性的基点、情感的原点、伦理的支点，不管离土之后经历了多少变化，“人之初”的东西，还是生命的基本细胞和原生血脉，还依旧发生着而且是不由分说地发生着根性的作用。所以，庞井君的乡土文字，虽然是回望，唱出的，却不是伤悼农业文明消失的挽歌，而是献给城市和现代人的“人性启示录”，是别样的“城市寓言”。

从文本角度说，能够给读者以经验“验证”的文字，就是“准确性”的书写。帕斯捷尔纳克说，准确性，是文学的最高准则。据此而论，庞井君的乡土散文作品，是真品，是高品，值得信任，值得反复体味。

庞井君的散文，除叙述乡土经验的文字之外，更多的是游记文章，亦即风景散文。

他的风景散文，有别于他人：既寄情于山水，以流连忘返的陶醉之态，做细密的审美，又时时刻刻亻亍沉吟，努力往深里感悟，呈现深邃的哲思，集直感、审美与思想于一身，有复调的品质——

他描摹自然，笔笔不苟，精雕细刻，不忽略每一处撩人的细节，有极端细腻的笔触。遣词弄句秾丽繁复，眼花缭乱的程度直追徐志摩写“翡冷翠”的风韵，审美而美，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好像大自然无鄙陋之处。但是，他不满足于对客体的深情描绘，还不断融入主观的人生感受，对应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让人既看到美，又看到精神，看到心灵的起伏和震荡。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从人文发生学的研究角度看，得益于他晋身时期的问学经历。他从乡间考入中央党校哲学专业读硕士，毕业之后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哲学博士，之后又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足够的学术修养，使他有了高位的思维身段，能够“居高临下”地审视客体，从哲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视界看人看事看自然，超越“本性”，跃升到“本质”。这不是题外话，而是关乎他散文的“底蕴”。纵观当代的乡土文学、山水文学创作，为什么品格上整体趋于低，就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自然），醉倒于村俗（风景）”，感性泛滥，理性缺失。而要获得“直立”性的改变，获取“审视”的只眼，能阐发乡土、自然之上的意义，根本之途还在于学养的提升，就在于进入书象，进行大量的阅读。通过阅读，可以使写作者拥有了世界眼光、现代襟怀和城市经验的关怀和关照，一如蚂蚁爬行得再努力、掘进得再深入，总是向下的，头顶上的风光它是看不见的。如果插上一双小小的翅膀，变成蚊子（虽然蚂蚁和蚊子都是卑微之物，一如人），飞上一个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维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传统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立体思维和现代思维，如此一来，写作的“准确性”，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到达。这样一来，作者即便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能取法乎上，跳出小我，写出典型风脉和普遍的意义。

通览庞井君的风景散文，他“取法乎上”之处，就是他深谙王国维的“景词皆我”的美学原理和爱默生的“大自然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种思想的对应物”的哲学题旨，并自觉地加以运用，做到人景合一，既写风景对人的作用，也要写人对风景主观考量，生成心灵的气象、精神的气象、思想的气象（哲学的气象）。这一点，在他的《黑夜之美》中得以集中体现——

下半夜的时候，蛙声和虫鸣都少了，大山进入熟睡之中，只有杜鹃、阳雀等鸟的啼鸣还在山谷中飘来荡去，那声音仿佛在山里，也仿佛在山外，又仿佛是从远古传来，追逐着时空变换，激荡着宇宙的空旷和苍凉。

漆黑的夜是独立思想播种的田园，是自由精神飞翔的天空。漆黑的夜，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点声音，星星不知哪儿去了，月亮也不知哪儿去了，就连那平时叫个不停的蛐蛐怎么也无声了呢？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消失了，只有心灵和这黑夜同在。这无边无际的黑，遮蔽了万物之形体，遮蔽了时光之流逝，遮蔽了世俗之烦扰；这绵绵不绝的夜，让你淡忘了个体之渺小，淡忘了人生之孤寂，淡忘了生命之短暂。这世界只剩下自由的精神自由地飞翔于黑夜之中。但是，时空不会在黑夜中静止，种子在生长，天体在运转，历史在演变，太阳正从某个地方一刻不停地向你周围的黑夜袭来。不久繁华来了，喧嚣来了，异彩纷呈的世界来了，那些遮蔽于夜幕之下的东西显露于光明之中了，那些蛰伏于黑夜之中的东西又骚动起来了。白天来了！

白天总要来的。但是，别急，白天之后的黑夜还多着呢！如果你真心喜欢这黑夜之美，只要唤醒生命的记忆，睁大心灵的眼睛，更多的、意味无穷的黑夜之美就会次第展现在你的生命时空之中……

这样的文字，既是繁盛的审美意象，又是激荡的情感抒发，也是鲜活的心灵图谱，也是及物的哲学阐发，更是豪迈的精神能指，是复调的合唱，震撼了读者的心弦，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依此反观庞井君的乡土散文，正是由于有了学术修养和哲学底蕴的关照，引进了现代人的眼光和情怀，便突破了传统书写的局限，有了“飞跃”的品格。

譬如他的《父亲的力量》。

同样是写父爱，朱自清写了《背影》。用父亲背影的无助与苍凉，表达父爱的无奈与凝重。但是，朱自清的“背影”只写了亲情本身，是人性的自然属性。而庞井君的《父亲的力量》，为了让儿子也坐上显示地位与身份的、村里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瘦小的父亲在众人的嘲讽与轻蔑之下，竟突发蛮力，抱着儿子追赶行进中的车辆，最终以奋然的一举，完成了父爱的动作。那个瘦小而奔跑的身影，虽然不免有些滑稽，却来得比朱自清的背影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坚强有力。因为他写了亲情与环境的关系，因而超越了人性的自然属性，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属性和鲜明的时代属性。如果说，在亲情散文中，朱自清的《背影》是现代散文的经典，那么，庞井君的《父亲的力量》便堪称当代散文的经典。不仅可以媲美，还拓展了情感表达的维度和力度，我们应该格外珍重。

英国的布莱克说，人类拯救的三条路是：德、智、美。还说，美产生于读者和作品接触的那一瞬间，是一种玄妙的结合。概括地说，庞井君的德，来自大地，智得益于殿堂，美源自主观对客观的用心对应（对此，庞井君在《从山间小路到精神殿堂》一文中，也有着坦率的自况之说）。而他的作品之美，则出于他注重描写人性的细处和自然的细部，在散文行文中，也有大量的小说化的细节，因而撩拨人的眼眸和心弦，让人一接触就心动，愿意跟作者一起行走、观察、品味和思考，一同喜乐，并完成精神性的成长。

（作者系成都市作协副主席）

书苑 笔谈

把一树花开写给你听

——读梁衡散文随笔《天边物语》有感

雨 童

“物本无言，全在人悟。悟则有美，悟则生趣。”

2022年，我收到第一份珍贵的礼物——梁衡先生新出版的散文随笔《天边物语》。

一

“天边物语”，我在2020年4月22日的下午，第一次在杂志上见到这个专栏时就一见钟情！

当时是几张大样，准备刊发在《国家人文历史》上。其中的一篇《山中柿红无人收》，是采自我的家乡三门峡的图片和文字。当时，我便被深深吸引。

围困在疫霾里，第一次看到这个浪漫、清新，带着诗和远方的名字，眼前顿时一亮，像一束光照了进来，心境豁然开朗。

梁衡先生在全国各地游走中，捕捉和发现生活中各种美好的事物，那些花、叶、果、树……纷纷跃上了白净的铜版纸，图文并茂、大气时尚、鲜活灵动，让人惊艳！

二

“天边物语”这个名字，是梁衡先生著作里，少有的带有浪漫色彩、充满诗意的名字，轻轻呢喃，会有像羽毛滑过心尖的悸动，这大概是他在写人文森林系列专题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后，让心再出发，行走在天地万物间，在文学边缘的又一次创新、猎奇。

打开邮包，拿在手里的这本散文随笔集，让人爱不释手。

单说封面。

金黄的银杏叶子，一片又一片散落一地鹅黄，三朵绿色的叶片，从“时间雕刻的缝隙”间飞旋穿越而来，自然、温暖、时尚、别致。

我猜度，这是代表着这本从四季交叠的时光里走来的散文集，呈现的是时间的刻度与美好事物的容量。

书中的第一张照片，是梁衡先生几年前，在乡下农家那片园子中摘菜时拍的。手挽竹篮，笑得明亮，这是他“解甲归田”后惬意、放松、快乐、积极生活的状态。不管是新闻大家还是文学大家，他传递给人的从来都是正能量，这本书呈现的也是这种心境和情致吧。

就像开篇这首诗一样，就是先生的人生姿态。

人在自然中，阳光雨露风。

身似一株苗，心随万物生。

三

与过去的《把栏杆拍遍》《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凝重含蓄、宏大叙事惊动文坛的政治散文不同，作者到2012年渐渐进入“红肥绿瘦”的生态散文写作，这的确是一本“大家小书”，但却能带领大家开启一段轻松、愉快、充满惊喜的“审美之旅”。

这本融文章、诗词、摄影、绘画为一体的散文随笔集，只有152页，4万多字，却容纳了41篇短文，69幅图片，配诗近20首，有山水、器物、建筑、石刻、人事等六大类，篇篇文章短小、精致，语言鲜活、文笔轻松，有思想、有温度，令人赏心悦目。也同样体现“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这一梁衡先生著书写作的格言。而这本书则是侧重“为美”而写。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身边小院的一花、一草、一木，到遥远山村的一树、一碑、一老屋……看似身边平常物，但每翻一页，花儿绽放、树儿摇曳，苔藓盖瓦、落叶铺满深秋……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写尽稀、奇、美和趣。他以轻松的文笔抒发赤子情怀和童真之趣，满足读图时代读者的需求和审美情趣。

为此书写序的著名美术评论家贾方舟先生这样说：“《天边物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阐述作者审美情怀和艺术见解。悲剧与崇高，让艺术成为一个‘征服人的黑洞’，而‘最纯之美’和‘最真之情’又将引向至真至纯。其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未开化的孩子，永葆一颗童心，否则，作者身为一位多年的‘官场高干’，怎么还会去留意一片落叶，并能读出其中的美感？”

说得真好！

四

“山中柿红无人收，沟底麦绿秋水流。

又到一年冬闲时，鸟不飞鸣人不走。”

特别高兴，《山中柿红无人收》这篇散文就收在这本书的第25页。

那是2016年11月17日至20日，梁衡先生应邀再次到三门峡考察采风，同行的还有其学生来向武教授和出版人胥女士，是一次典型的文化之旅。

我们陪着他到渑池县寻访黄河岸边、黛眉山下，挺立于滚滚红尘中3700多年“黛眉周柏”，这让他为之倾倒。他抚摸着树干，思索着、凝望着，良久才连连赞叹：“太震撼了！”并留下“黛眉周柏”四个大字。

很遗憾这棵“奶奶柏”终没能成为他的另一本巨著《树梢上的中国》的其中一棵，足见梁衡先生为了寻找人文古树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足见他严谨的创作态度，令人尊敬。

在来时的路上，车行至一处山沟时，远远的一棵柿树，如小灯笼般的红柿子挂满枝头，站在绿的麦田里。他喜欢极了，下车拿着手机一边感叹，一边拍照许久。目光清亮，笑容满面，很投入地拍照、欣赏，开心得像个孩子。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天人相通，心境大好。”先生当时的真实感受就写在这篇文章里。

采风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新闻侧记《黄土地上的依恋与守望——梁衡三门峡行记》，对于这一段经历文中只留下了一句：“阳光柔软了一地绿毯样的麦田，柿子似梅花盛放旷野。”

没想到，不久梁衡先生却写下了这篇散文随笔，专门为这片山谷里的红柿子，天然的图画所写。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无人问津的红柿子，早已熟视无睹。而在他眼里，这显然可比画家吴冠中的“新水墨派”画，札枝如渔网抛空，甚有朦胧之美。

“匠心力穷心用尽，不如山色一面开。莫恨绝技无师处，只缘未到此山来。”梁衡先生无意间在这深山大涧里，看到大自然原来是这样作画，以这首诗收尾，道不尽欣赏与赞美。

梁衡先生的这次渑池之行，收获颇多。在刘少奇同志写下了《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故居，他写下了“战火中的修养”六个大字，又为拥有5000多年仰韶文化的渑池考古遗址，写下名句“仰望仰韶躬耕未来”，被广为传颂和采用。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举办，这条“开”满柿子的沟涧，在他心里该是多少深厚灿烂的文化积淀。

五

常怀菩提心，草木皆有情。

渑池之行并不是我随梁衡先生第一次去采访古树。

2014年11月，也是在美丽的冬季，梁衡应邀参加三门峡市特博会。作为接待单位，我有幸成为采访他的记者。

“著名学者、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

提前三天接到采访任务，我一边感到欣喜激动，一边满是诚惶诚恐。一个地市级的小记者，采访这么大的官，说实在的，我没一点底气。

为完成采访任务，我用三天三夜时间搜集他的书，《没有新闻的角落》《觅渡》《把栏杆拍遍》……他的新闻理论、写作方法使人醍醐灌顶，散文大气厚重，我一眼沉醉、淹没其中不能自拔。

第一次陪梁衡先生在三门峡找树是在陕州区观音堂镇，有一棵1500年的古槐名“七里古槐”。他看到这棵树时的那种痴迷，我至今难忘。回去后，他便创作了《死去活来七里槐》，发表于《中国作家》《中国绿色时报》等报刊，在业界和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这篇文章随后收录于《树梢上的中国》。“七里古槐”有幸成为他人文古树系列中的第一棵古树，也是他手绘、题诗的第一幅人文古树图，这次也收在《天边物语》中。以后他写古树配诗和画也是因此而来。

感谢梁衡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的家乡三门峡市提升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对于我来说，这次采访使我终生难忘，回去后写成的通讯《穿越历史沧桑的深情凝望》获得当年本社的新闻奖一等奖。

六

回想往事，让我感触至深。

我们在世事间繁忙奔走，大抵已疏忽了身边多少的美好。而梁衡先生却将这发现呈现给大家。

老子道德经言：“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种单纯的心，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里所谓的“大人”，可指伟大人格的人。赤子心，就是一颗率直、纯真、善良、热爱生命、好奇而富想象力、生命力旺盛的“心”，能够常常怀着“赤子之心”，才可以成为“大人”。

作者就是这样的人。

七

“物本无言，全在人悟。悟则有美，悟则生趣。”这是作者自序中的一句话。这本书不仅有散文随笔的美，也可称得上是一本科普书。

大家会惊喜地看到，原来，生长在海拔2500米的高山上韭菜花开为紫色，生于山下则为白。贵州韭菜坪10万余亩的紫色花海、烂漫到天际，真是稀奇。

人与草色共浪漫。原来，贵阳的沙漫草，在我们这里还有个更加浪漫的名字，叫作粉黛子草，实属美得有趣。

第一次看到，宁波的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石虎，原来也执守着一份纯真，与北京什刹海的后门桥下镇水的八夏，亦相映成趣……总之，揽这本书在手，“夏若凉风，冬如暖床，可手中把玩，伴书而眠。”甚好！甚好！

“这可看作一本大人的‘小人书’连环画；一本插图版的笔记，抑或附有笔记画图。诸君在茶余饭后，挑灯烹茶，把卷共赏，或可会心一笑，沉浸美趣之中。”这是作者书序中表达的心愿。

正如此时，我正泡上一杯玫瑰花茶，又一次翻开这本散文集。仿佛作者就坐在你身旁，讲了一段又一段他走过的地方，发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事物，与你快乐分享他的惊喜、他的感悟，都是那么的美好……

（作者系河南省作协会员、三门峡市民协副主席）